■责任编辑:王春燕 ■版面设计:元之智 ■责任校对:张若梅 ■编辑邮箱:539393001@qq.com ■联系电话:13034771195 5360111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恩格贝沙湖峡谷

李春果

既有其沙漠之韵边缘恩格贝镇境内有一个狭长的峡谷,人称“恩格贝沙湖”。

我们驾车穿会去沙湖周边的沙漠徒步露营,亲吻大自然,感悟大自然的神奇。无论别人是否理解我的这份“痛有独神”,我就是有点跑走忘返。

2020年五一长假期间,我和家人带朋友去沙湖峡谷露营。我还在美篇中写过《如今的恩格贝沙湖》文章。实际上说始是湖,不像湖,说始是河,又不是河,始是沙漠象水形成的一条狭长的湖河,始的成名在很早以前……

恩格贝沙湖河流原来宽度平均40米,最宽处80米,长度大约6-7公里。整条河流就像沙漠里飘荡的一条蓝色绸带,时而奔腾,时而舒展。我们曾经乘坐摩托快艇在其中穿梭,感觉两岸都是悬崖万仞,甚至有一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重山”的味道。

不久前,我们达拉特旗徒徒步团队14人从沙湖开始,沿着峡谷边缘的沙脊向沙湖河道源头出发,追溯其发源地。

翻过一道道沙丘,无法形容有多么难走,走三步退两步就算白走!我们用洋水丈量它们的高度,用登山杖抹去它们的威风,每个沙丘都成了我们征服的乐趣。那始是登山鞋粘陡峭岩路入沙湖河边沿源地,鞋子湿了也换来的是一阵欢乐的笑声,被队友们当成了徒步笑谈。沙丘瞬间又把鞋子烘干。我会不失时机地留下一个个“得瑟”的瞬间,手机屏幕上站满了继续的沙粒。我们为晨阳欢呼,晨阳为我们鼓舞。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追逐着下了内蒙,飞起来的沙尘高过我们的身体,欢笑声淹没了沙湖河流的流水声。

干枯的树叶时时托着我们的背影。但是这份绿色始终坚守着沙漠里的生命力,代表了我们顽强拼搏的精神。两岸的沙漠里飘荡着潇洒的身影,又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沙漠自有沙漠的特色。

我想陪陪那些美丽的瞬间,突然发现队友们已经翻过沙丘的那面,取道的路程,还得赶紧采!喝几口热水,追赶他们吧……小样儿,你们能跑到哪里?

再回首,一个孤零零的小木屋在沙丘上遥望着我们,我好像听到它说再见。晨阳光照了小木屋……它笑了,笑得很甜。我们继续前进,小木屋越来越模糊……然候孤零零地陪你看沙漠。

阳光明媚,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碧蓝色的天空中飞舞,让脚沙丘。在河道两边干枯的芦苇露中穿梭。草里蛐蛐的芦苇被脚声和河流的声音有点格格不入。芦苇从里偶尔惊起的野鸡发出了悲哀的鸣叫。我的心也在怀怀反就。这里原来是和谐的。我们好像不应该跳坏了这份宁静,请原谅我们的扰着。我们也是一幅美丽的动态图画。干枯的芦苇从又安静了许多,这里又是野鸡们的天堂。寒冬腊月的时候,这份安静会变得残酷无情。不知道沙漠中的鼠狸是否会来庇食,那个时候又是谁的天堂?

原本这里没有“雕塑”,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的风雕,“雕塑”才有幸见得天日。从不同的方向看,它就呈现不同的形状。我说它像骆驼的小鸟,他们说像一个玉米饼。哦,那一定是沙神赠给了小鸟一大块玉米饼。玉米饼能供养小鸟几年吗?也许一天,也许一年……每个人都是沙漠里被风雕刻露出来的雕塑,谁知道什么时候还洞云散?在沙漠中真的能只想天开明,有时候开通了你的直想,你会健康快乐、受益无穷。大自然的能量无奇不有,无处不在,你会放下忙碌的生活来体验一番吗?

我们继续往前走,翻沙丘、走沙脊,就沟沙,就沟梁。我们一直走得没有了河道,这里是沙湖的尽头。低洼处,又是一片干枯的芦苇丛。这里也曾经茂密繁盛过,如今却在孕育着春天。

找到了沙湖河道源头,我们直接向东折返,又是一番“翻山越岭”。回公里后,我们采到另外一条峡谷,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地图上它也没有名称,只能看出来它直接汇入黄帝沟。峡谷的入口处就有牌到了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河水源布,当时我们也认为它是河水源布,但是沙丘顶端哪里来的水呢?我们都站着观察,原来是沙沙源布,真是壮观。沙丘顶端风吹过,薄薄的一层丝沙汇集起来沟向一个就沙石悬崖上不停地流淌。这过程上去就如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队友赵强从沙沙悬崖上爬上去想近距离观察,可是爬上去站在沙沙源布跟前,沙沙源布就停止流动,甚至有的沙粒向上倒飞。那会会这样呢?我们集体纳闷惊奇!当他后退一定距离后,沙沙源布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还是那么壮观!我们只能理解这是沙漠地理环境形成的“小气候”,就像是现沙湾的沙子会“唱歌”一样!这里是神奇的沙沙源布,你想来这里看看吗?

迎宾一会儿后,我们便进入了溪水潺潺的黑帐沟上游峡谷。这条峡谷长约3公里,水源最宽处20米,最狭窄处2米,水深在30-200公分上下。整个峡谷蜿蜒曲折,盘旋在沙漠深处。峡谷两侧的沙丘高度在50-60米之间。由于风蚀加水蚀,峡谷两侧看上去有点危峰兀立、怪石嶙峋,说不定哪时候就会塌方。峡谷水流方向由南向北。我们正好是由南向北顺着流水方向行走。在斜阳照射下,整个峡谷五彩斑斓。我穿处溪鱼的浪花携带着摇碎的冰片,仿佛在演奏着动听的乐曲。他人一种美轮美奂的感觉。大家欢歌笑语,仿佛置在特听沙漠深处的故事,如痴如醉。

走出长峡,眼前是宽阔的黑帐沟大季湾,这里又是我们曾经戏水的地方,峡谷与黑帐沟交汇处搭建着一个紫色的帐篷。停着一辆越野车,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女孩在河边烧烤。香味在沙漠飘散。两个小女孩吃得开心快乐。笑得像一朵花。队友高娟对我说:“李叔,这两个娃娃就像你的孙子!”“嗯!”我也笑得很开心。

高高的沙漠平台上还有我们留背的影子。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河床与河道两侧的轮廓线红。春晚花开时,我们一起相约好吗?

来源:鄂尔多斯山茶

白塔早市

王晶

我们刚刚一下班就从康巴什驱车100多公里来到了号称印广鄂尔多斯北大门,海海漫漫来烧川的达拉特旗。刚才在车上我们一车俱到红的人高就在聊天。我们鄂尔多斯整体的语言腔调应该是属于晋北方言。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个旗区的咬字和发音都略有不同,所以如果当你来到了达拉特旗,用什么样的词来考一考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地地道道的达拉特人呢?接着就请我们编导来展示一下:白塔儿!没错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树林召镇的白塔夜市。我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就是为了明天起个大早,带大家一起来逛白塔早市!

打鱼划划渡口船,海海漫漫来烧川,这两句鄂尔多斯人耳熟能详的民歌唱绘出了达拉特旗独特的区位和地理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出这座小城的热情和活力。而如今,这份人气和活力则是集中体现在了树林召镇的标志性建筑白塔公园周边,这则除了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外,早在十多年前就逐渐形成了达拉特旗最大的便民市场:白塔早市。

早晨起来逛早市,深秋时节摆冬菜已经成为了达拉特旗很多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达拉特旗白塔早市几百个摊点中,60%以上是周边农户自产自销的产品,从来源地法到日用杂货,价格亲民、材料新鲜。

买白塔早市,除了逛,当然还少不了吃。酥脆的花卷大油条搭配软乎乎热腾腾的豆腐脑,或者买一碗内蒙早餐界红焖大要馅饺子都是不错的选择。而这次菜者所带我们品尝的却是物质匮乏时代鄂尔多斯人对美食最丰富的回忆:粉汤油炸糕。

优质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和逐渐优化的城市营商环境不仅吸引了本地农户与商贩,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商户选择扎根鄂尔多斯。

这些年一直流行一句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而到底什么是烟火气,走进白塔早市你也许就能找到最好的答案。虽然不论风雨晴雪每天清晨6点,就是这里的商户便会开始一天的忙碌,但总会把笑生意会越来越好,而来到这里的你也会满载而归,因为总有家人在等待我们肥肠做好。平凡的日子就像那油锅里热腾腾的炸糕油条,和雅年上比蜜甜的西红柿,我们的生活不论风雨与泥泞,前方一定会有爱与希望让我们倍感幸福。

来源:硬新闻 鄂尔多斯生活圈

店梁记忆

李玉柱

我的家乡在达拉特旗南部三陵山区一个叫“店梁”的小地方,因为有大路通过附近,又开有饭铺,往来拉煤的看力车较多,利用农矿物路的有利条件,一位叫赵八的人于民国初年,在距离独位梁村子北约十里之地开了一处车马大店,得名“赵八店”,因此地为山梁地势,后简称“店梁”,文革时此地被设为了公社驻地。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地方虽小,又偏僻,但童年的玩趣并未因此而打折扣,有结在记忆深处的那些快乐和影随身,即使已到耄耋之年,仍然记忆犹新,怀念那时无忧无虑的快乐。既使有过令人心悸的恶作剧,或是捅马蜂巢被蜂叮的大动静,那也只是未藏心计、毫无恶意的调皮捣蛋而已。待到成年之后,潜迹于俗世凡尘,想想获得时光的馈行馈赠,依然难以忘怀,依依难舍忍不舍。

南树沟因为邻于公社驻地,有好多机关及其家属院,也就有了好多玩伴。公社家属院南边有一道东西向的沟,沟里长满了树,有榆树、杨树、柳树等乔木,还有沙柳、野生梅尼和一些不知名的枝条状的灌木,附近的人们习惯称它为南树沟。每到夏季,沟里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站在附近的地方望去,高过南岸的树冠连成一片,像一条绿色的河,溢出一团团浪绿、深绿、墨绿的浪卷,掩隐了沟的轮廓,不走近看,还真的难以发现这里有一道沟壑。

就这树沟,望向沟南的山坡,段春花开得正艳,像大大的蓬莱一样,团团开满了红的粉的白的花儿,在微风中晃来晃去,招惹那些蝶儿、蜂儿围绕不离。从树间的空隙向上望去,蓝蓝的天空上点缀着几朵白云,那白云把静静的河蹚当做是自家的后花园,悠闲地随着飘逸的步子,不慌不忙、不紧不慢,轻盈的像一团绒絮,偶尔和碧顶的阳光雪梨小些子,不自觉地遮挡在阳光面前,在大地上投下零星的阴影,像拉姆似地算示着自己的存在。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鸟儿在树林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咕咕啾啾地唱叫不停,树下空旷地摘满了许多小草。一种巴掌大小的草有较特别的香味,小伙伴们称那它的特点叫多多有其为“香瓜草”。还有黄色花儿的蒲公英(松紫色花儿的有点像牵牛花一样的小草,和一些叫不上名来的花草。花儿不是很大,不管有没有人观赏,都要力争绽放着自己的姿色。草丛里蚂蚱蹦来蹦去,似在孤食,或许求偶,更像是躲避鸟儿的觅视,蝴蝶在草丛间追逐着彩翼,一会儿高飞,一会儿低飞,迷恋着各色花儿久久不舍离去,寻觅多时,终于遇到散得上眼的那一朵,毫不犹豫地住花的芯,忘我地吸吮着,树儿、草儿在光合作用下,吐出一股的清新之气,凉爽宜人,把林间变成了充满活力的“氧吧”。

林子里很静,一条通向伙销社的羊肠捷径,只是偶尔有人踩过,美妙的景色,清新的空气,如画的绿荫,吸引的不仅仅是欢快吵闹的鸟儿,还有喜欢嬉戏打闹的孩儿。毫无疑问,这里成了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天堂乐园、解脱山区的“油土后”。

那家家,是孩子们游戏中必选的项目。小伙伴们从家里将伙锅等工具偷偷地带出来,在沟畔的坡上,依照家里的模样和自己的想象,开挖出缩小版的家,捡来废弃的玻璃瓶、瓦片、木片、木棍等各式“器具”,生活中需要的“锅碗瓢盆刀叉”等全新的玩具就算是置办齐全了。带点红颜色的小土块、小石块当肉,挖来一些小草野菜,用木片切碎,在“锅里”翻炒,扮作主人角色的小伙伴,一边做饭,一边还要和客人聊天,装模作样聊天气、聊农成、聊家人,就像大人接待客人一样,热情又周到,像电影里的演员,没有丝毫的做作,表演得惟妙惟肖。

落秋千,有趣又惊险。在两颗较近树木的枝杈上绑两根绳子,下面绑一根粗木棍,一个人坐在倒起的木棍上面,一个人在身后用力向前推,用不了几下,秋千就荡起来了。看着秋千越荡越高,下面的小伙伴发出阵阵欢呼。

沟里树木繁杂,灌丛众多,是捉迷藏的天然好地。先以“石头剪刀布”猜拳,确定一个人,把眼遮住,其他人四处散开迅速隐藏,藏的人,千方百计隐匿行踪,尽量增加被找到的难度。找的人,左顾右盼寻觅四处张望,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藏匿的小伙伴。只要找到一个,就会被替换下去。

切一段光滑的榆树丝枝,将树皮剥成完整的筒状,把一头的部位绑成缩缩筒筒,只留白皮,一支哨笛便制作成功。含到嘴里轻轻一吹,嘹亮的哨笛声满树沟都响。

建一只满身绿色、身材挺长的叫“蹦蹦笼”的鸣虫,捉住它需各捉长小蛾,让其身体腾空,嘴里反复说:“蹦蹦笼,蹦蹦笼,蹦上三年我放你。”

这些都是小伙伴们自娱自乐的游戏,还有一些惊险的恶作剧,令人心悸。在通往伙销社的小路上,给过路的人挖个“陷阱坑”,就像电影《地道战》里埋地雷一样,在人们必经之路,挖坑,上面覆盖埋树枝杂草,用手浮土掩埋,再用树枝抹净所有痕迹,然后藏起来,看看那个倒霉鬼去踩空。踩空的人吓得大声惊叫,躲藏起来的小伙伴随着嘎嘎地发笑,在人家的笑声中悦然自乐。

最刺激的是,用伙销社专用包装纸包了一条死蛇,外面用纸捆扎好,放在通往伙销社的小路上,从外面看像一包调料或者是一包散白、黑糖,反正像刚从伙销社买出来不小心丢在路上的样子。正巧有个要去伙销社的女人路过,看到那个纸包,以为运气好,捡到外财了,先是左顾右看看有没有人,然后假装鞋里进沙子了,弯腰把鞋子脱下来,象征性地倒了倒土,再弯腰把鞋穿上,借着这个机会迅速将纸包拾起来,前后左右看看没有人,打开纸包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东西,就在她捡开纸绳,翻开纸包的一刻时,像拿了一块烧得通红的碳火一样,快速地甩手扔掉纸包,伴随着“妈呀”一声惊呼,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原路返回去,吓得连伙销社也不办方向都不知道了。那个女的跑了街远一段,捏头看看刚刚走过的小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绕了一大圈上了大马路走向伙销社。估计短时间内再也不会走这条路了,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不敢近,略处的小伙伴们,看着这惊悚的场面,想笑也只能忍着,不敢有半点响动,要是让人家发现,不是被揍就是招着耳朵见家长。

南校门的铁栅栏外为家属院的南向直线进一条胡同,是一条土道,因此有一处通的度增,称之为“通吃且”,“通吃且”是标高点,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小伙伴们玩“打仗”及复争夺的军事要地。一伙方守军,占据制高点,抵抗另一伙的进攻。进攻的一伙从胡同的上攻占山头。俩伙人都拿着各式“武器”,有当做步枪、机枪的木棍,有当做战刀的木片,身边的小土块被随所当然地当做手榴弹。玩的过程严禁使用石头等硬的东西,防止伤人,纪律相当严明。无论守军还是攻方,如遇自己还是个孩子,随有自知之明的,最大的军官也就停留在“连长”级别。“战斗”开始前,双方以猜拳的方式分好队伍。连长都是由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担任,剩余有一到两个排长,其他都是战士。如果遇有本头手枪,当连长的次数会多一些。其他人想当,就得带人家手枪,连长是不能没有手枪的。拿手枪的小伙伴腰上系一条宽皮带,把带有红绸的手枪往里一插,那叫一个威风!俩伙人都是按照登过的电影情节展开战斗的。守军一般都是非正义的敌方,躲到残窑的墙墙里,把军戴土墙当做掩体,将武器架在墙上对抗着攻下的进攻。嘴里模仿着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的声响,夹杂着瞄准、射击等一系列的动作。“丢丢丢”“突突突”“哒哒哒”各种武器声交织着。攻方一般是正义的一方,从南岭向高坨且进攻。手里拿着棒,挥舞着战刀,边跑边就地挖一把泥土当手榴弹扔向敌人。战斗相当激烈,常常处于胶着状态。此时,攻方连长大喊着:“一排从左侧迂回伴攻,二排从右侧助攻,其他人跟我上。”在连长的带头下,左中右三路进攻,让守军无法集中兵力对付,最后在一片“爆炸不杀”“抵活的”“冲啊”的呼喊声中,守敌被歼灭。在庆贺完胜利后,守方和攻方互换角色继续开战。

在没有自来水的那个年代,到井上挑水是每天必做的活生。并挖在内庭,离家然不多两里多地,要挑一盆坡才能到家。陡到半坡时需要在一个平台上歇一会儿,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平台对面上座上住了一窝蜜蜂,挑水歇息的人经常被蛰伤。特别是夹热的夏天,那蜂飞来飞去,惹的人心烦,某一天,几个大伙伴心血来潮一起点燃看要天掉这些惹人的蜜蜂。他们对大人说:蜜蜂在阴雨天气,翅膀受潮飞不起来,蜜蜂还怕烟怕火,怕火是再安的,别说身体那么庞小,就连大它数百倍的人也怕火。这天正好下着毛毛雨雨,几个小伙伴准备了许多柴草,带着手套,用布团中把头蒙起来,用铁丝将柴草捆起来,吊挂在蜜蜂窝处,然后点着一团柴草扔到上面,周围顿时被大烟覆盖。趁着火旺的机会,又在蜂窝下面点燃一堆柴火,只让它冒烟,不让它燃旺。它不是怕烟吗,那就给它来个烟火齐攻。几番齐下的轰炸效果很明显,眼前看不到一只蜜蜂。看来方法用对了。趁此机会,两个人迅速拿起铁锹开始挖蜂窝周围的土层,两个人拿着水盆不停地对着蜂窝洒着水,防止突然有蜜蜂飞起。其实,用烟攻的方法是正确的。多年后,书本告诉我们,蜜蜂之间是通过费洛蒙进行传递信息的,海洛蒙可以阻断蜜蜂之间的费洛蒙传播,使得蜜蜂无法获取其他蜜蜂传递的信息,这样就可以让蜜蜂们不知道自强股来袭。在短时间内处于懵懂且晕乎乎的状态。费洛蒙是信息素,也称激外激素,指的是由一个个体分泌到体外,被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通过嗅觉器官察觉,使后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情绪、心理或生理机制改变的物质,它具有通讯功能。信息素是昆虫用来表示聚集、觅食、交配、警戒等各种信息的化合物,是昆虫交流的化学分子语言。看来,小伙伴们所采取的那些是科学除蜂。孩子们正于得起劲的时候,有两个大人参与进来。不一会儿功夫,蜂窝被挖出来了。回味一样,有验益那么大,上面布满了一个接一个的六角小孔,里边全是蜂蜜。有小伙伴建议用火烧掉,这时其中一个大人说,你们如果不要就送给我吧,我拿到药房做中药材。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那同意送给他,因为那个大人确实是公社卫生院药房的。蜂窝被烧毁,蜂巢也送人了,看着挖出的大坑,小伙伴们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被蜜蜂蛰伤了。

来源:达拉特大城小事